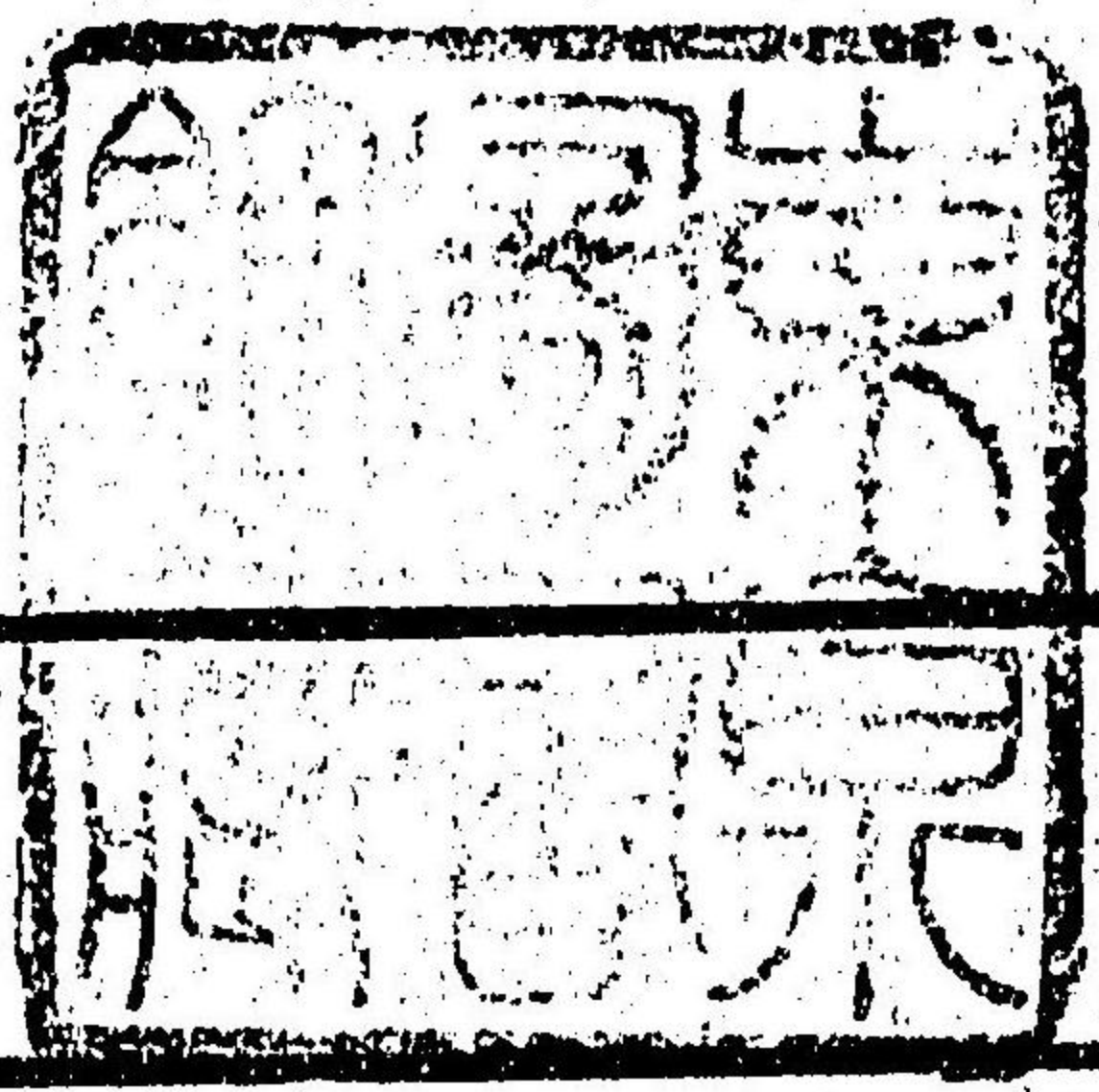


150-24



作飛山宮
定律令

范華陽曰
富而不志

冠註綱鑑易知錄評林卷四四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同 周之炯靜專 同
同 周之燦星若 同
日本石川鴻齋 標記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綱丁酉十一年春正月作飛山宮飛山宮之制不可得聞然以其

名觀之修可知矣書之於冊是亦日月之一蝕也綱定律令目房玄齡等先

受詔定律令凡定律五百條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

唐大統

貧則能保其富矣。貴則能保其賤。則不志。賤則能保其貴。矣。夫以萬眾之貴。四海之富。而猶以為不足。何哉。志其始之賤。貧而欲大無窮也。是以周公作書以戒成王。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也。漢文

減大辟關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凡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升。紀。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餘條。舊制釋奠見四二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饗。玄齡等以孔子為先聖。顏回配饗。自張蘊古之死。見四三法官以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乃失入無辜。失出獲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

有言曰。朕能任衣冠。是以恭儉。愛民惟恐。煩之嗚呼。可謂有德者矣。太宗聞諫而能自省。此其所由興也。

斷獄平允。上又嘗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吏得為奸。自今變法。宜詳慎之。綱。二月。幸洛陽宮。自上至顯仁宮。見四十八官吏以闕儲侍。具被譴。魏徵諫曰。陛下以儲侍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為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餽酒去聲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至洛陽宮西苑。見四十八

王理以師居

公主下嫁禮

胡致堂曰
為人師者

九二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

今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之徒，內為諂諛，外

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綱三月，以王珪為魏王泰師。

目上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

以師道自居。綱以南平今湖廣衡州府藍山縣公主嫁王敬直。

目敬直，珪之子也。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

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

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

筓。作筓音煩，又音便。禮昏義：婦執筓，棗栗段脩以見。筓，器名，以葦若竹為之，似宮，以盛棗栗段脩之。

必有道以具段作股音鍛脩脯也加薑桂曰股脩禮婦見舅姑
授入而道以棗栗股脩為贊棗取其早自矜莊栗取其敬栗股
以人倫為脩取其斷斷行盥饋之禮。文公家禮云：婦至於家，明
至泰是時自脩飭也。行盥饋之禮。日夙興見于舅姑，若家婦
於兄弟間則饋于舅姑。是日食時，婦家則盛饌酒壺，婦從者設
漸生異慮。蔬果卓于堂上。舅姑坐前，設盥盆于阼階東南，悅
而王珪訓架在東，舅姑就坐。婦盥畢，自西階洗盥，斟酒置舅卓
告之方教。于上降拜，俟舅飲畢，又拜，遂獻姑。進酒，姑受飲，畢降
訓之道未拜，遂執饌升薦于舅姑前，侍立。姑後，以俟卒，食撤飯
之聞也。卒侍者撤餘饌，分置別室。婦就餞姑之餘，婦從者餞舅
以窺伺廢之餘，壻從者又餞婦。是後，公主始行婦禮。

遂昌尹氏曰：貞觀六年，嘗書以長樂公主嫁長
孫冲矣。然是時下嫁之禮，猶未明也。至是分注
具載。是後，公主始行婦禮之說，則弊俗自此始
革矣。夫夫夫婦夫婦陰陽之大義，乾坤之定制也。
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豈以天子之女而決
壞尊卑之防哉。自漢以來，制為尚主之法，於是

與有實矣。在而死珪之餘，壻從者又餞婦。是後，公主始行婦禮。

太宗 龍其 女 王 能 居 婦 封 禮 教 溢

夫屈於婦陰陵於陽其夫甚矣有太宗以為之
 君於是乎能禮遣其女有王以爲之舅於是
 呼能不屈於婦君臣相遇自我作古此亦治世
 之美事也特書南平公主嫁王敬直而不日王
 敬直尚南平公主書法之意明矣夫豈過予之哉

綱 詔議封禪禮漢文帝議封禪不書此其書何譏
 議其禮帝之不能自前書請封禪不許矣於是而詔
 克如此故書譏之註音漢文帝見十二卷九 **目** 祕書
 監顏師古等議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綱** 秋七月穀洛
 溢水在河南 詔百官極言過失 **目** 大雨穀洛穀水在河南河南
 水在河南 溢入洛陽宮壞怪 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
 餘人詔水所毀宮少加脩繕纔命平 可居廢明德宮

馬周 論時 政

美談其有卓然不惑知其非禮者蓋鮮矣今太宗始堅却其說至是所守亦不能固雖他時終於不行要之非確有定力終始不同者也

玄圃院以其材給遭水者令百官上封事見上卷極
 言朕過待御史馬周上疏以為三代及漢歷年多者
 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
 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
 人本根不固故也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
 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營繕不休器服華侈陛下少
 居民閒知民疾苦尚復如此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
 更耕外事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百
 姓愁怨國未有不亡者人主當脩之於可脩之時不

唐太宗

可悔之於既失之後。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煬帝以洛陽為東都。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彊斂。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所親行也。豈

魏徵 十思 疏

今日而難之乎。欲為長久之計。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又陛下寵遇諸王過厚。亦不可不深思也。魏武帝曹操愛陳思王植。及文帝曹丕即位。遂遭囚禁。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惟在刺史縣令。今重內官而輕州縣。刺史多用武臣。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魏徵上疏曰。人主善始者多克終。寡豈取之易而守

藤森弘菴
曰若魏徵
之事太宗
直言議論
獻可替否
以致貞觀
之盛其功
固不讓管

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搏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則可以無為而治矣。○又曰。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

鑿形
真如
正水

仲矣。使重
人論之。吾
決知其論
事雖之小
罪稱致盛
之大功也
又曰。仲幸
而出春秋
之際。見取
於聖人。故
後世儒者
舉其功而
不敢議其
罪。不唯不
敢議。又從
而為之辭
微不幸而

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在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致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鑿形莫如止水。鑿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鑿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今之無事。行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矣。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又曰。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疎。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

此弦以

不出於春秋之際不
見稱於聖人故後世
儒者極論其罪遂併
其傳功廢之是豈是
非之公哉

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况內懷
奸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
於正道斯可略矣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
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
曰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
熟皮三國魏劉虞曰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
自匡臣願自比於韋弦韓子曰西門豹性急故佩韋
以自緩董安于性
緩故佩弦以自急

遂昌尹氏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將亡必有妖
孽一武氏之禍其端甚微而變異之慘昭乎甚
著是秋穀洛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
六千餘人越兩月而武氏入宮至高宗永徽五

代也徵雖
不見知於
聖人而見
稱於後世
則足矣豈
敢望生於
春秋之世
哉

年三月武氏再入宮越一月而水入寢殿漂溺
者三千餘人又一月而恆州太水漂溺者五千
餘家夫以一如子之禍在太宗時水沴復作於
後夫水為陰象證應若此太宗既不能知於其
始高宗又不克寤於其終唐室之亂所以遂至
於不可救藥者誰實尸之然則綱目書穀洛溢
於武氏為才人之先書萬年宮大水恆州大水
於武氏為昭儀之後其為世鑒豈不深切
著明也哉後之溺愛在席者可以觀矣

綱冬十月獵洛陽苑法書美從自上獵洛陽苑見上二
有羣豕突出前及馬銜登去聲民部尚書唐儉投

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武德四年太
將儉為宗為天策上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陛下以神

長史唐太宗

武后

胡致堂曰
嬪御雖下

贈隋
皇后有等
魏君
然配御至
素蒲
尊有子或
州刺
為天下主
史
所係不細
必簡求有
德不專以
令色取也
武氏賢淑
未聞而資

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為去聲之罷獵。綱

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為去聲之罷獵。綱

以武氏為才人。女官名。晉武帝采漢魏書。才人不書

謹亂始也。而高宗目故荆州都督武士護黃入女後

之慙德不可掩矣。綱故荆州都督武士護黃入女後

豐。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

綱戊戌十二年春二月。贈隋堯君素蒲州刺史。目詔

曰。君素見四一雖桀犬吠堯見十卷有乖倒戈見二

六之志而疾風勁草見上卷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

州今山西平刺史。綱閏月。帝還宮。綱宴五品以上於

東宮。目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

賜房
質之美遠
魏佩
帝聰是必
有為之游
揚以冀薦
進者唐之
中微乃源
於此

貞觀以來。繩直也愆糾正也。魏徵之功也。皆賜

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

比往年則遠矣。人心悅服則不逮也。上曰。何也。對曰。

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逮。

上曰。今日所為亦何以異於往年。邪。對曰。陛下初年

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閒悅而從之。今則勉疆從

之。而猶有難色也。上曰。其事可得聞歟。對曰。陛下昔

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

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

人若不自知

虞世南五絕 虞世南獻聖德論

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
仕於隋朝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
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脩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
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若不自
知耳綱夏五月未興今浙江紹興府蕭山縣公虞世南率臣世
南外和柔而內忠直上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
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世南嘗獻聖德論上賜
詔曰卿論朕太高朕何敢當然卿適觀其始未觀其
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不然恐徒使後世

虞世南未深知孔子之教

笑卿也

致堂胡氏曰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惟敗常反
理乃書于策以訓後世使正其心術復常循理
交適於治而已矣聖學不明為上者有一善則
矜夸自足為臣者於君之失德闕政則默不敢
言而務為歸美之習誅歌贊誦惟恐在後於是
天變動於上而不知地變動於下而不可得矣世
遠怨底口誚呪而不悟未不危亡不可得矣世
南清尚文雅唐名士也亦為聖德論比太宗於
堯舜其未深知孔子之教邪

綱冬十二月以馬周為中書舍人目周有機辨岑文

本常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摧覺而舉之也粗略古今舉
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聽之靡靡米令平

丁南湖曰
貞觀將相
皆唐舊臣

人忘倦。綱以霍王元軌為徐州刺史。目元軌太宗好

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交。

人問玄平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怪之。玄平曰人

有所短乃見所短。至於霍王無所短何以稱其長哉。

綱已亥十三年春正月加房玄齡太子少師。目房玄

齡為太子少師。太子欲拜之。玄齡不敢謁見而歸。時

人美其有讓。○玄齡以度鐸支戶部官名掌天下租賦物產歲計所出而

支支調繫天下利害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

上嘗問侍臣創業與守成熟難。玄齡曰草昧之初謂

無長

言孝敬上

皇三言親

事宗廟其

餘莫非陳

善閉邪犯

顏觸忌之

語史氏譏

其不逮得

說呂望是

責備賢者

耳然但論

負觀之臣

則周之出

房玄

齡自

領度

支

則周之出

太宗與房

魏論

創業

守成

之難

處絕乎無玷者

創之始也。易屯卦彖傳天造草昧。草雜亂昧晦其也。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

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

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

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

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

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

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海之福也。綱永寧今山西澤州沁水縣

○心音。公王珪卒。目珪性寬裕。自奉養甚薄。三品以

上當立家廟。珪祭於寢。古者宗廟前制廟後制為法寢素始出寢起於墓側

王珪

不立

家廟

尉遲敬德 不易 妻

司所劾。上不問。命有司為之立廟。以愧之。**綱**二月以尉遲敬德為鄜州都督。上嘗謂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對曰。臣從陛下征伐四方。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痲瘰。瘰瘡。痕。瘰。瘡。傷也。上流涕而撫之。上又嘗謂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謝曰。臣妻雖陋。相與其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見二十一卷此非臣所願也。乃止。鄜州屬陝西延安府**綱**夏五月。早詔五品以上言事。**目**魏徵上疏言陛下志業比

魏徵 疏 漸 不 克 終 者 凡 十 條

傅奕 精 術 數 而 終 不 信

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一以為。頃年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佚。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此恐非與邦之言也。上深獎歎。報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仍錄付史官。**綱**冬十一月。以楊師道為中書令。劉洎為黃門侍郎。參知政事。書之參知政事。始此。**綱**十二月。太史令傅奕卒。**目**傅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遇病。不呼醫。餌二藥。有僧自西域來。能呪人。使立死。復呪即生。上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

唐太宗

高識傳

不能行。上命僧呬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西域國在天竺西僧言得佛齒所擊輒碎。長安京師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士女輻湊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奕年八十五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為高識傳十卷。行於世。以侯君集為交河城名今名火州去長安八千一百里大總管。將兵擊高昌西域國名本漢時車師前後王地。

國子監

范華陽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遂有序。國有學。士修之於家。而後升之於鄉。升於國。升於

綱。庚子十四年春。二月。詣國子監法書綱目下有先聖高祖七年書詣國子監重釋奠也。此不書釋奠。則其書詣何議也。於是釋奠先聖。帝不親而觀。禮焉。綱目特書曰。詣而無釋奠之文。所以自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其簡也。筆削之意。微而顯矣。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諸生帛有差。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以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十二年置左右屯營。飛騎於玄武門。以諸將軍領之。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

國而後達見四一百濟東夷國名其國東極新羅亦東夷國

於天子其卷二亦朝羅高麗西南俱限大海新羅都樂浪郡

教之有素鮮地高昌見吐蕃一八諸會長亦遣子弟請入國

升之有原故其賢才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

不可勝用之謂命穎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經疏也唐之儒夏五月侯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為西州綱冬十一月

詔李淳風考定戊寅曆綱以太常卿韋挺為封禪使

綱百官復請封禪詔許之也綱十二月以張玄素為

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少上聞玄素在東宮數朔諫爭帝擢

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傳屬官玄素嘗為刑部令

之五 經疏 之謂 正義 開元為盛 其所成就 者亦可觀 矣孟子曰 學所以明 人倫也故 有國者以 為先然為 學而不復

張玄 素深 以為 恥

三代之制 亦未知其 可也

史。上嘗對朝臣問之。玄素深以為恥。諫議大夫褚遂

良上疏以為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素雖出寒

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冀贊皇儲嗣也副貳也太

皇。豈可復對羣臣窮其門戶乎。孫伏伽亦嘗為令史

及貴。或於廣坐自陳往事。一無所隱。

綱辛丑十五年春正月。以文成今山西平公主嫁吐

蕃。綱夏四月。命太常博士呂才刊看平定陰陽雜書。

目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偽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

刊也。定上之。才皆為之敘。質以經史。其敘宅經曰。近

孫伏 伽自 陳往 事 以文 成公 主嫁 吐蕃 刊定

世巫覡見三卷十一妄分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庚為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為宮，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官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微紙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敘祿命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阡卒見七卷四，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東漢光武家南陽南陽帝鄉也故多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天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敘葬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變遷，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

或相墓田，以為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掌墓之家當路，毀之則朝而窆敗去聲。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塋域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辟闕踊勇跳跳躍躍為闕檀檀弓弓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小笑貌。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壙墓穴。

丁南湖曰：目才所定。陰陽諸書皆方技也。而唐史不

確論

刺客
不殺
子志
寧

以列於方
技傳之者
何也才以
經史之正
理關陰陽
之邪術蓋
聖賢之徒
也史氏不
混為天綱
淳風之黨
可謂良史
矣奈何後
世之愚夫
多有信邪
術而不信
才者

也。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為甚。識者以為
確論。綱五月有星孛于太微。南宮詔罷封禪。從褚遂
也。書罷封禪何譏也。罷之矣何
法譏焉罷以星變則可譏矣。綱起復于志寧為

太子詹事。目詹事于志寧遭母喪起復舊職。太子治
宮室妨農功。好鄭衛之樂。寵昵銀入宦官。役使司馭

不許分番。私引突厥入宮。志寧上書切諫。太子大怒。
遣刺客張師政。統痕入干。姓承基殺之。二人入其第。

見志寧寢處苦塊。見三九竟不忍殺。
致堂胡氏曰。太子之於詹事。學為父子焉。學為
君臣焉。太宗使志寧輔導太子。而奪其喪。豈其

陳太
德厚
太宗
征遼

未之思。然志寧不能。乃以無事之時。從
金革之例。哀居官。則何以訓太子矣。宜太子
之不納其諫也。然太子之欲殺志寧
則。是刺客之不如矣。其不能終宜哉。

綱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法書使書名美也。此其
美之歟。譏也。然則

其具官何者。日以職方出使。而賂遣譏詐。以為間於
外國。非使人之體矣。唐太宗征遼之舉者。大德也。故

書美。目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
綾綺起遺去。其守者遂得遊歷。見中國人。隋末從軍
沒於高麗。見四者。因問親戚存沒。大德曰。皆無恙。

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
德歸言於上。上曰。高麗本四郡地耳。漢武帝定朝鮮
為真番臨屯樂

太宗以李世勣為長城魏王秦上括地志

浪玄菟四郡晉末嘉末吾發卒數萬取之不難但山
隋人高麗菟音徒
東州縣彫也殘瘵病也未復吾不欲勞之耳綱多十一

月以李世勣為兵部尚書并州太原府長史李

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

勞百姓築長城見四十一卷三十一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

李世勣於晉陽今太原府太原縣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

不壯哉因有是命

綱壬寅十六年春正月魏王泰上括地志書獻文不

以書譏寵過也於是足泰請招士著書門庭如市奪嫡之志此其漸矣故特書之綱泰好學司

尹述昌曰漢武帝誤用公羊復離之說而

竊征伐王安石誤用國服取民之說而行

青苗知好古而不能用古其弊必至於此

賢如太宗乃過愛其子至詔有司用物勿為限制此則誤用周

馬蘇勛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脩

括地志於是大開館舍門庭如市至是上之綱夏六

月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書承乾不子太宗法有以啓之矣故

謹書綱秋七月以長孫無忌為司徒房玄齡為司空

綱九月以魏徵為太子太師目初魏徵有疾上手詔

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若有聞見可封狀進
來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漸不
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
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

輟殿

官世子不
會之說也
以陷乃子
於過惡之
地此則不
善用聖經
之過也

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
屏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詔曰處卿
至此蓋為黎元與國家何事過謝會上問侍臣以國
家急務褚遂良曰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此為最急時
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故遂良
對及之上乃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傳太
子用絕天下之疑乃以徵為太子太師徵以疾辭上
曰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徵乃受詔

華陽范氏曰太子魏王方爭羣臣有黨太宗使
徵為太子師以重太子也不聞告其君以嫡庶

之別訓太子以禍敗之戒處父子兄弟危疑之
際依違而已豈其疾之耄乎李之身沒而見疑
讒人得以
聞之惜哉

且房玄齡高士慶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

唐分宦寺為北
司故稱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也玄齡

等曰君但知南牙同衙○宰相為
南司故稱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

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玄齡等為陛下股

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是則當助

成之非則當請罷之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

上甚愧之綱西突厥寇伊州即伊吾郡見
上卷十四安西都護

唐太宗

褚遂良 高昌

郭孝恪擊敗之。目初高昌既平。見上歲發兵千餘人

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曰。陛下取高昌。調人屯戍。

破產辦裝。死亡者衆。設使張掖。酒泉。俱見三十九有烽

燧之警。邊方備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槔。桔槔頭。免

以相告。日烽。又新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大燃。舉之

其煙。日燧。顏師古曰。葺則燔燧。夜則舉烽。陛下豈得

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即隴西。今陝諸州

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即張掖。酒者中國之心腹。

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士。

乎。願擢高昌子弟。使君其國。永為藩輔。內安外寧。不

太宗 袁了凡曰

知及之。太宗知士

不能及之。佞矣

於佞口之

前佞人之

亦善乎。上弗聽。及是。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

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綱冬十月郢今湖

州府江公宇文士及卒。明士及之佞。太宗亦既知之。

陵縣於其卒也。反書其爵。以著。太宗不能去之。故此。正。目

古人所謂惡惡不能去者。夫豈以是。予士及哉。目

上嘗止樹下。愛之。士及從而譽之。不已。上正色曰。

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誰。意疑是汝。今

果不謬。士及叩頭謝。至是卒。諡曰縱。綱許以新興公。

主嫁薛延陀。法書綱目書以公主嫁外國。九未有書許

許之。無故而絕之。帝之失大矣。故下書。目上謂侍臣

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皆譏失信也。

唐太宗

忠嘗與僚佐坐柳樹下全忠曰好大柳樹有數客避席對曰好大柳樹全忠曰此樹宜為車轂人皆曰宜為車轂全忠厲聲曰書生好順口玩人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為之顧左右擇下

日薛延陀見上卷屈播疆上聲。不柔服也。莫比。今御之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房玄齡對曰兵凶戰危臣以為和親便先是契苾見四二何力歸省其母於涼州見上卷九會契苾部落皆欲歸薛延陀何力不可部落執之以降何力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而受屈虜庭因割左耳以自誓上聞契苾叛曰何力心如鐵石必不叛我會使自薛延陀來具言其狀上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使薛延陀許以新興今山西太原府忻州公主妻去聲之以求

何力何力由是得還

綱癸卯十七年春正月鄭今河南開封府鄭州公魏徵卒

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今湖廣衡州府衡山縣公

主欲以妻其子叔王徵薨陪葬昭陵見上卷土自制

碑文書石謂侍臣曰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

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

亡一鏡矣綱圖功臣於凌煙閣法書十八學士圖像文

書錄功臣也是故麟麟圖功臣則書雲臺圖功臣則

書凌煙圖功臣則書終綱日書圖功臣三舍是無書者註七卷一雲臺見二一卷二三上命圖畫功臣

魏徵 沒亡 一鏡 圖功 臣於 凌煙 閣

三鏡

唐太宗

丁南湖曰
凌烟二十
四臣蓋象
二十四氣
所以補天
而弘化也
當茲選者
其唯虞之
五臣周之
十亂乎長

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

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

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

劉政會唐儉李世勣秦叔寶等於凌煙閣在西安府

西內太極殿之東綱夏四月太子承乾謀反廢為庶人立晉

王治為皇太子貶魏王泰為東萊郡王曰太子承乾

喜聲色畋獵所為奢靡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

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太子畏其逼陰養刺客紇

干承基見上等謀殺之吏部尚書侯君集怨望以太

孫房杜諸
公甲兵以

開國謀謨
以保邦功

雖大小不
侔亦可當

茲選矣獨
恨李勣贊

立武后幾
覆唐宗侯

君集張亮
躬為友賊

死有餘罪
何太宗知

人之不替
取此宋儒

無忌務各而無

子暗劣欲乘數圖之因勸之反太子大然之駙馬都

尉杜荷謂之曰天文有變當速發但稱暴疾危篤主

上必親臨視因茲可以得志會承基坐事繫獄當死

上變告見十九卷太子謀反敕大理中書門下參鞠

推窮之反形已具上謂侍臣曰將何以處承乾羣臣

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為慈父太子

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詔廢承乾為庶人幽之君

集荷等皆伏誅承乾既獲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

許立為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

國請實也

立晉王

兩棄不立

同三品自

立晉王治上乃詔立晉王治為皇太子時年十六謂

侍臣曰我若立秦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

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為後

法乃降秦爵東萊今山東萊州府郡王幽之北苑

司馬溫公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源可謂能遠謀矣

綱以太子太保蕭瑀詹事李世勣同中書門下三品

目詔以長孫無忌為太子太師房玄齡為太傅蕭瑀

為太保李世勣為詹事瑀世勣並同中書門下三品

同三品自此始又以李大亮于志寧馬周蘇勛高季

此始

聖藥

子壽物

輔張行成褚遂良皆為僚屬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鬚

灰可療上自剪鬚為去聲之和藥又嘗從容謂曰朕求

羣臣可託幼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見四一卷二九

昔負朕哉世勣流涕辭謝醫指出血○上自立太子

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

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常

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福

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

則正后從諫則聖○上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

唐太宗

惟奴

太宗 戒吳

生狼 猶恐 如羊

曰雉奴

太子治小字

情恐不能守社稷吳王恪

太宗納隋煬帝女生

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則爭以爲不可

上曰公以恪非已之甥邪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

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湖易上乃止謂恪曰父子雖

至親及其有罪則法不可私漢立昭帝燕王不服霍

光折簡誅之見十五卷十二折簡猶言半紙言其易也此不可以不戒○

上謂羣臣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寬

厚諺曰生狼猶恐如羊冀其稍壯自不同耳無忌對

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也

無慮 所宜 撥立 英果 以靖 國家

致堂胡氏曰太宗深知太子懦弱謂無忌黨其甥是也無忌言儲副不可數易亦是也然太宗胡不於廢承乾時熟察諸子而慎選之乃聽無忌而舍吳王至是則不可易矣故曰君子慎始始之不圖終悔無及又曰凡為人謀猶不可不忠況爲君父謀乎爲君父謀雖薄物細故猶不可不慮不得其當況建太子乎無忌以懿戚居輔相所宜援立英果以靖國家乃私於其甥擁護晉王其意以爲晉王既立則可以長保富貴也爲國則輕爲身則重其不忠莫甚焉然晉不幾何困於誣罔竟被誅絕不能自明於是向之以自營者適所以自伐亦可以爲大臣謀國置嗣不忠者之戒矣

綱六月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

書書詔絕何病帝也前書許嫁此

書來納幣則絕其昏爲無名矣

綱秋七月貶杜正倫爲交州今安南

唐太宗

唐太宗

唐太宗

唐太宗

魏碑

丁南湖曰凡女一燕終身不改况天子之女諾以辰斷乎凡言一出駟馬莫追况天子之言勒

府都督。目初太子承乾失德。上密謂庶子杜正倫曰

吾兒果不可教。當來告我。正倫屢諫不聽。乃以上語

告之。承乾表聞。上責正倫。正倫對曰。臣以此恐之。冀

其遷善耳。及承乾敗。正倫左遷交州。綱路同魏徵碑

目初魏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有宰相才。至是正倫

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

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

玉尚生見上而踏所撰碑見同

遂昌尹氏曰什碑之事。先儒論之詳矣。綱目書之。不言其故。則譏太宗為可知。雖然。太宗從諫

魏碑

為碑文乎。太宗此舉禮義信三者皆亡矣。其為賢明之累可勝惜哉。

之美非出於中心之誠。特以好名之故。矯揉行之。或面雖悅。而心實不樂。如須殺田舍翁之類。積怒已非一日。猶投種於地。有時而發。故身沒未幾。譖訴遽行。此其所以輕於什碑。略無留難者也。觀者又當以是思之。

綱房玄齡等上高祖。今上實錄。目上嘗謂褚遂良曰。

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

備紀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

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

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息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

記之矣。上又謂監脩國史房玄齡曰。朕之心異於前

朱子
觀史

太宗
自比
周公
季友

范華陽曰
人君得以
觀史而宰
相監脩欲
其直筆不
亦難乎人
君任臣以

世帝王所以欲觀國史蓋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耳。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或有飾非護短史官不免刑誅則莫不順旨全身千載何所信乎。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劾為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見四二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見三季友醜叔牙以存魯見四卷四朕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即命直書其事。

職而宰相
不與史事
則善惡庶
乎可信也

遂昌尹氏曰史官紀載善惡為萬世勸戒不惟人君不可自觀而宰相亦不可預也綱目書玄齡上今上實錄則大臣不能以義正君史官失其所職而太宗好名自私其失皆在其中矣

綱九月新羅乞兵伐高麗遣使諭之見上遣

使言百濟見同與高麗見同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

路乞兵救援上遣使齎書諭之始蘇文高麗東

或號蓋金自云生水中以感人故姓泉氏去不奉詔

使還上曰蓋蘇文弒君不可以不討諫議大夫褚遂

良曰今中原清晏四夷讐詹入聲服陛下之威望大

矣乃欲渡海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與忿

褚遂
良諫
征高麗

高麗自征上復禮

兵則安危難測也。李世勣勸上伐之。上遂欲自征高麗。遂良復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隋煬帝以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衆，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幼穉，諸王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韓子曰：雖有金城湯池，非粟不守。金言其堅，湯言其熱。喻城池之堅固也。踰遼海見四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也。羣臣亦多諫者，上皆不聽。

華陽范氏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賊，臣所統為大國者，不可不討。然何至於自征之乎？太

名將

丘文莊曰：王者用兵，貴乎有節，制彼幸而勝，亦幸而不敗，皆非有成算者。

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未大失也。

綱 徙故太子承乾於黔州。黔州今四川重慶府彭水縣。順陽。今河南

陽府王泰於均州。今湖廣襄陽府均州。

綱 甲辰，十八年春三月，以薛萬徹為右衛大將軍。

上嘗謂侍臣曰：於今名將，惟世勣。李世勣道宗。李道宗萬

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

大勝，即大敗。**綱** 秋七月，以劉洎為待中。岑文本、馬周

為中書令。文本既拜，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

曰：非勳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語去聲賀

唐太宗

岑文也是故有
不受節制而不
受質以取勝是
師謂萬全之

太宗
飛白
答劉
洎

忠臣
愛君
必防
其漸

客曰。今受甲不受質也。○上文學辯敏羣臣言事者。
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以至愚而
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虛襟以納其說。猶恐未敢
對。敷同揚。對答天子之命而稱揚之。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而折
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平聲。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
損心。多語損氣。願為社稷自愛。上飛白通作帛。空體也。蔡邕見
鴻都門匠人施聖帝遂創造焉。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
慮。比也。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
志氣。非此為勞。今聞謙言直言也。虛懷以改。綱九月。

以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參預朝政。上嘗問褚遂良
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
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
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見前世帝
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終不為去聲。改。如此。欲無危
亡得乎。○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
可為朕明言之。無忌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
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已過。公等乃
曲相諛說。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

太宗 舉諸 臣得 失

飛鳥 使人 相與以義

范華陽曰 君臣以道 相與以義

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敏於決斷而總兵
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
乏者骨鯁見九卷規諫耳唐儉言辭辨捷善和
解人
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而
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持論恆
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意
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直道而言朕此任
使多能稱去聲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翰
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綱冬十月

程名 士 擬奇

相正有朋 友之道非 徒以分相 使而已太 宗欲開過 而無忌納 諂以悅之 其罪大矣 然太宗論 群臣之得 失亦豈皆 中於理哉 遂良直道 犯顏盡忠 無隱王魏 之比也而 譬之飛鳥 輕侮其臣

帝如洛陽命房玄齡留守十一月以張亮李世勣為
行軍大總管詔親征高麗目十一月上至洛陽今河 南府 洛陽縣上聞洛明州 今直隸 廣平府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
問方略嘉其才敏勞去聲勉之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
怒以觀其所為名振謝曰疎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
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辯上
乃歎曰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以張亮為平壤
見下卷 大總管帥兵四萬艦咸上聲 戰船五百自萊州今 山東 萊州府泛海趨平壤又以李世勣為遼東見四 卷四大總

不恭孰甚焉

管帥步騎六萬及蘭今陝西臨洮府蘭州河今陝西都司河州衛降胡趨

遼東手詔諭天下以高麗蓋蘇文弒主虐民今問其

罪所過營頓無為勞費綱十二月武陽今直隸大名府大名縣

公李大亮卒目大亮恭儉忠謹每直宿必坐寐達旦

房玄齡每稱其有王陵周勃之節見十一卷至是副

玄齡守京師卒遣表請罷高麗之師謚曰懿綱故太

子承乾卒

封比干墓

綱乙巳十九年春正月帝發洛陽綱封比干墓目詔

謚殷太師比干曰忠烈命所司封也聚土其墓在河南衛輝府

城春秋祠以少牢羊曰少牢給五戶灑掃上至鄴今河南彰德府

魏都自為文祭魏太祖曹操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

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綱三月至定州今直隸真定府

定詔皇太子監國發定州夏四月諸軍至玄菟

州見上新城綱李世勣拔蓋牟城以其城為蓋州今盛京奉天府蓋平縣

綱五月張亮拔卑沙城今奉天府海城縣綱帝渡遼拔遼東

城以其城為遼州今奉天府綱進攻白巖城質實云未詳處所六月降之

綱進攻安市城大破其救兵於城下目車駕至安市

城在蓋平縣東北攻之高麗北部農入薩釋薩高麗官名猶唐之都督也

唐太宗

太宗破安
市救兵

薛仁貴
陣呼陷

延壽惠真帥兵十五萬救安市。上命李世勣將步騎
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自山北
出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為奇兵。挾鼓角
偃旗幟。登北山。敕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延壽等見
世勣布陣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
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
陣已亂。會有龍門今山西平陽府河津縣薛仁貴大呼陷陳。所
向無敵。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延壽惠真帥眾請
降。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

駐蹕山

禮魏徵

陳止齋曰
賈誼謀句
奴欲吾餌
啗之不知
中行說教
其君正欲
其絕漢物
趙涉說條
侯自謂從
天而下之
計而吳有
田祿伯其
計適伴於
涉唐太宗
揣高麗上
策而對盧
之策果合
於太宗則

人煙上乃更名所幸山曰駐蹕山即首山在奉天刻
石紀功焉。驛書報太子及高士廉等曰。朕為將如此
何如。綱秋九月。帝攻安市城不下。詔班師。自上以遼
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敕班
師。綱冬十月。遣使祀魏徵。復立所仆碑。書法見二卷八
凡征高麗。拔十城。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三千
人。戰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
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羊日
復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詣行在。見三三卷六勞賜之。

唐太宗
卷四
二九

夫詭思奇慮之士靡國無之用兵者使已之長短入其危也哉

華陽范氏曰太宗玩武不已因於小夷無異於曷帝蓋不能慎終如始日新其德而欲功過五帝地曠三王是以失之然見危而思直臣知過而能自悔此其所以為賢也

綱丙午二十年春正月帝還京師**綱**秋八月遣李世

勣擊薛延陀降之敕勒諸部見四二遣使請吏**目**回

紇見同上等十一姓各遣使歸命乞置官司上大喜遣

使納之詔曰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見上卷始弘廟

略廟勝已滅延陀鐵勒即救百萬戶請為州郡混元

太古之時元氣混然故云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

天勒石於靈州見上卷**綱**多十月貶蕭瑀為商州刺

生日

史目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嘗言房玄齡等朋黨

不忠但未反耳上不聽瑀內不自得因自請出家能

而悔之上以瑀反覆不平貶商州今陝西西安府商州刺史**綱**

十二月帝生日罷宴樂**目**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

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

有四海而承歡膝下孝經故親生之膝下親猶愛也

生於孩幼未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昔者由

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於百里之

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顧欲食

藜藿為親負米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此小雅蓼莪

幸房 尹遂昌曰
以文觀之

第 生日念劬

勞而罷宴

誠美事也

以實推之

太宗自遼

左之伐不

得志而回

凡所施為

往往有不

自聊賴之

意故劉洎

張亮皆以

小故被戮

而勅勅請

勞病 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歡樂乎。因泣數行下。左

右皆悲。綱幸房玄齡第。目房玄齡嘗以微譴歸第。褚

遂良諫曰。玄齡翼贊聖功。冒死決策。選賢立政。勤力

為多。自非罪在不赦。不可遐棄。若以其衰老。亦當退

之以禮。上然之。因幸芙蓉園。在西安府城南郭外。玄齡敕子弟

汎信。灑也。掃門庭。曰乘輿且至。有頃。上幸其第。因載玄

齡還宮。

綱丁未二十一年春正月。詔以來年仲春有事於泰

山。見八卷五。綱以牛進達李世勣為行軍大總管。伐高麗

作翠 更之事須
微官 告海內亦

欲以此遣

諸習中而

終不能釋

然也由其

銳於好勝

無理義以

養其心故

耳豈不深

可惜哉雖

然太宗以

生日罷宴

而後此子

孫乃以生

日修宴樂

富不有愧

於祖武書

綱夏四月作翠微宮。目初上得風疾。苦京師盛暑。命

脩終南山。在西安府城南。太和廢宮。唐高祖建。為翠微宮。綱

以李素立為燕然。見二二卷。都護。綱五月如翠微宮。目

冀州。今直隸真定府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文。

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未命以官。故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初昌齡與

王公治皆有文名。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

上問其故。師旦曰。二人文體輕薄。終非令器。若置之

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綱以李緯

為洛州刺史。目初上以緯為戶部尚書。時房玄齡留

綱

李緯 又觀矣
華宮 作玉

之於冊其
得失優劣
又可觀矣

守京師有自京師來者上問玄齡何言對曰玄齡但
云李緯美髭鬚上遽改除洛州今河南刺史綱秋

七月作玉華宮在西安府城內東北綱八月詔停封禪前書

字于太微罷封禪矣於是薛延陀新降土功屢興故停
書不專為水災也時以薛延陀新降土功屢興故停

之辭也姑遲之云耳人之自克誠難哉綱以薛延

陀新降土功屢興河北水災故也綱骨利幹遣使入

貢目骨利幹見四二於鐵勒即敕勒諸部為最遠晝

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入餘光煮羊胛夾胛適熟

日已復出矣綱立皇子明為曹王法書明者何巢刺王

太宗 殺弟 而納 其妃

十四子無不王者不悉目曹王明母楊氏巢刺王見

二卷之妃也有寵於上文德皇后長孫之崩也欲立

為皇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懷

八卷四自累巢刺王妃乃太宗之乃止尋以明繼元

吉後即巢刺王華陽范氏曰太宗殺弟而納其妃其瀆人倫甚

矣又以明繼元吉後是彰其母之為弟婦也綱十二

綱冬十一月徙順陽王泰為濮今山東東王綱十二

月遣阿史那突厥三社爾名也等擊龜丘茲慈。西

註綱鑑易知錄評林卷四四

唐太宗

子賜範作
太以帝

冠註綱鑑易知錄評林卷四五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同 周之炯靜專 同
同 周之燦星若 同
日本石川鴻齋 標記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綱戊申二十二年春正月作帝範以賜太子。上作
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
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

綱鑑易知錄 卷四五 唐太宗

丁南湖曰
古帝王之
治莫不以
女寵為戒
下及五霸
亦禁妾為
事焉太宗
之作帝範
可謂備悉

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死者人之所更無所言矣。然汝
當更求古之哲王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
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即位已來。不善多
矣。顧弘濟蒼生。肇造區夏。周書康誥篇肇造我區夏
功大益多。故人不怨。業不墮。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
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
國家僅安。驕情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
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綱**中書令
馬周卒。遣薛萬徹伐高麗。**綱**結骨侯奇利發入朝。

矣而女寵
獨不與者
豈其好色
之心自有
所諱言歟
厥後高宗
立武后後
傾唐室蓋
國家之禍
出於人主
所諱言者
大抵然也

目結骨西域國名在伊吾西焉耆北漢號堅人皆長
大。赤髮綠睛。自古未通中國。至是其俟利發結骨君
失鉢屈阿棧名來朝。請除一官。詔以為堅昆都督。是
時四夷君長爭入獻見。每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上
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
以德。使窮髮之地地以草木為髮毛。北方寒極草木
盡為編戶列次民乎。**綱**如玉華宮**目**上營玉華宮務
為儉約。惟寢殿覆瓦。餘皆茅茨。蓋屋曰茨。然所費已
巨億計。充容九嬪徐惠徐孝德女。生五月能言。四歲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五 唐太宗

徐憲 謀征 後疏

殺李 君羨 太白 履書

宗名爲才人。上疏曰。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見上營後進爲充容。繕相繼服玩華靡。夫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也。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酖毒。卷二十一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綱**三月。故隋后蕭氏卒。書蕭氏何煬后也。亡國之后。未有**綱**夏五月。宋公蕭瑀卒。**綱**殺華州刺史李君羨。**目**太白履書見見四二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祕記云。唐三世

見

李淳 風先 見

袁凡曰。識記曰。女主曰武王。日其人已在宮中。由後以徵於前此非武

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以武衛將軍李君羨。小名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出爲華州。今陝西安府刺史。御史復奏君羨謀不軌。上遂誅之。上嘗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祕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旣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爲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

附錄

唐太宗

氏莫可當也。按武氏為宮人時，太宗有馬名獅子，肥逸無能，調馭武氏曰：妾有三物能制之：一鐵鞭，二鐵錘，三鐵錘。首銜擊之，不服則以鐵錘撻其首，又不服則以首斷其喉。太宗社之。

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也。上乃止。綱司空梁公房玄齡卒。玄齡畱守京師，疾篤，上徵赴玉華宮，肩輿入殿，相對流涕，因畱宮下。候問不絕。玄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膳素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

夫以十四歲女子而逞雄傑於萬乘之前，造語驚人，若此是豈粉黛間物而太宗恬不之悟，願以疑求入而殺之，豈非數乎？

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隋煬帝見四一卷五雪恥，外為新羅見上卷二四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凌波謂泛海也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且夕入地，儻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升卒諡曰文昭。綱秋九月，以褚遂良為中書令。冬十月，帝還宮。十二月，阿史那社爾擊龜茲，執其王布失畢。立王弟葉護為王，社爾勒石紀功而還。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五 唐太宗 四

太宗 世勳

綱已酉二十三年春三月帝有疾詔太子聽政夏四月如翠微宮見上卷綱五月以李世勳為疊州都督目上謂太子曰李世勳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用為僕射夜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乃左遷世勳為疊州故城在陝西洮州衛都督世勳受詔不至家而去

孫氏曰君待臣以道臣以道報之君待臣以利臣以利報之此必然之理也太宗以勳輔太子而為此詭計勳之機心豈不曉以利誘乎廢立之際不肯盡忠雖勳無大臣之節亦太宗以利啓其廢立之際心也註音見下十三

綱衛公李靖卒綱帝崩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遺詔輔太子還宮發喪罷遼東兵目上苦痢增劇極甚也太子晝夜不離側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者上召長孫無忌褚遂良入臥內謂之曰太子仁孝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平聲讒人聞之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上崩祕不發喪無忌等請太子先還見十八卷二三御馬輿繼至發喪宣遺詔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功

賀善贊曰太宗令德善政相望於冊莫難於再
 書出宮女三千書聘鄭氏為充華既而罷之
 事其失德亦不少莫大於書殺太子建成齊王
 元吉書帝自稱太上皇太子即位書立皇子明
 為曹王三事細目於太宗予
 之意不如惜之之深也

綱以于志寧張行成爲侍中高季輔爲中書令**綱**六
 月太子即位**目**高宗初即位召朝集使自外入朝與朝班者日朝
 集謂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
 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閣蛤問以百姓疾
 苦及其政治嘗問大理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現
 囚五十餘人惟二人應死上悅上嘗錄繫囚前卿所

刺史引
十人入閣

唐卿
所處
本自
無冤

按太宗欲
求善辭之
治而望聖
人之名故
刻厲矯揉
獨力於為
善苟力於
為善雖有
眾諫難納
者在屈用
之於是君
臣全始終
上下得其
所此所以

處者多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無言上怪問其故囚
 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上歎息良久曰治獄者不當
 如是邪有洛陽人李泰弘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立
 命殺之無忌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已以
 聽之故未徼高宗年號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綱**
 秋八月地震**綱**葬昭陵見三四三**目**阿史那社爾契苾
 何力見上卷請殉葬葬以人從上遣人諭以先旨不許
 蠻夷君長爲先帝所擒服者頡利見上卷等十四人
 皆琢石爲象列於北司馬門見三十卷八內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五

唐高宗

六

此所
以致
高觀
之治

致負觀之
治也嗚呼
太宗務好
令名實
臣之幸也
不特諫臣
之幸抑亦
天下之大
幸也

華楊范氏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材略
優於漢高而規模不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
烈過之矣迹其性本強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
好賢虛已從諫刻厲矯揉力於為善此所以致
貞觀之治也夫賢君不世出自周武成康歷八
百餘年而後有漢漢八百年而後有太宗其
所成就者如此豈不難得哉人君擇其善者而
從之足以得師其不善者以戒之足以為資矣

綱九月以李勣為左僕射冬十二月詔濮王

泰即魏王泰見上卷十九開府置僚屬注書高宗於是為不宿怨矣書美之也

高宗皇帝名治太宗第九子初封晉王太子承乾廢長孫無忌力勸太宗立之在位三十四年壽五十六歲而崩帝溺愛在席不戒履霜之漸卒使妖后斷喪唐室貽禍邦家

綱庚戌高宗皇帝末徽元年春正月立妃王氏為皇

后

綱辛亥二年春正月以黃門侍郎宇文節中書侍郎

柳奭同三品

綱壬子三年春正月以褚遂良為吏部尚書同三品

綱秋七月立陳王忠為皇太子王皇后無子其舅

柳奭為后謀以忠母微賤勸后請立為太子上從之

綱冬十一月濮陽王泰卒

綱癸丑四年春二月散騎常侍房遺愛及高陽公主

謀反伏誅遂殺荆王元景吳王恪流宇文節於嶺表

發明濮王泰乃窺伺儲位之人前書唐府置僚屬而此書其卒正以著其始終無他

于以見高宗友愛保全之意矣

法書四人之死一也或書伏誅或目初房遺愛玄齡尚

太宗女高陽今直隸保定公主驕恣甚與浮屠

僧辯機等數人私通事覺怨望遂使掖庭令職掌後

采女陳玄運伺宮省機祥吉凶之遺愛亦與駙馬都

尉薛萬徹柴令武謀奉荆王元景見四三為主以舉

事至是公主謀黜遺愛兄遺直封爵使人誣告遺直

罪上令長孫無忌鞠窮罪也推之更獲遺愛及主反狀

吳王恪見上卷有文武才素為物情所向太宗欲立

長孫無忌

欲因事誅吳王

之遺愛因言與恪同謀冀得免死於是遺愛萬徹令

武皆斬元景恪高陽巴陵今湖廣岳州公主並賜自

盡恪且死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宗社

有靈當族滅不久宇文節江夏王道宗執矢思力見

二卷並坐與遺愛交通流嶺表道宗素與無忌及褚

遂良不協故皆得罪罷玄齡配饗

袁了凡曰唐宰相多世家或父子相繼居大位或累

致堂胡氏曰唐起晉陽裴劉之謀太宗承統房杜之策也是其富貴安榮當與有唐相為始終而禍敗之及或在其身或在其子孫何也裴寂以貧賤為歎文靜在縲繼之中贊唐公父子起事非有拯亂匡時之略亦欲自免因圖富貴而已房杜之質固非裴劉所敢班然太白經天之

數世而顯 或遂終唐 之世不衰 載諸世系 表表可見 獨房杜姚 宋一代賢 相其後皆 不振房杜 子孫皆以 謀反覆族 姚宋子孫 又皆以貪 淫敗類其 宗才 父折薪其 氏為 子不克負 荷使餘慶 之珍也條

際密進籌畫使太宗手剪兄弟并殺其子十人 此不但陳平之陰禍而已其宗嗣不延宜哉故 四族既隕而唐之子孫亦幾殲於武氏善惡之 積各以類應一反爾之戒酷亦甚矣然後知聖人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不為者豈徒 然哉又曰無忌因遺愛之獄濫及吳王遂良所 宜揀止也既不能然復以素不相協而斥道宗 其不能保終而來譏口有以也夫又曰父子兄 弟罪不相及今以遺愛細玄斷而無忌遂良奉 承不諫其以為嫌乎抑以為是乎二者必居一 焉皆失也

綱 甲寅五年春三月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 不書書武氏志禍始也直書太宗才人而高宗之惠 德不可掩矣故魏主以爾朱為后則書蕭宗嬪高宗 以武氏為昭儀則書太宗才人皆 惡其瀆倫也綱目之筆嚴矣哉 註音 魏主見三 目初

武氏 其惕諸 然官家之 子弟變之

帝在 尹迷昌日 葛草 按朱子於

蕭淑如有寵主后疾之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 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出為尼忌日上詣寺 行香見之泣后聞之陰令長髮納之後宮欲以間淑 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屈體事而后數 稱其美未幾大幸拜為昭儀 婦官名漢元帝置昭儀 司馬北齊文宣時 比丞相唐為九嬪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譖之上 皆不納昭儀欲追贈其父而無名故託以褒賞功臣 徧贈屈突通 見上卷 等而武士護 見上 頡焉 綱夏閏 四月帝在萬年宮夜大水 法書帝在何答不明也三 月立昭儀而閏四月大

唐高宗

宵夜

貞觀十一
年武氏
距太宗之
終十有三
年則武氏
在宮中十
三年侍太
宗宗高
薛仁
貴登
門枕
大呼
恆州
大水

恆州
大水
門枕
大呼
恆州
大水

宗宗高
薛仁
貴登
門枕
大呼
恆州
大水

水夜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如寵之戒。昭昭矣。綱目
聯書之。而特書帝在。若曰。天即其所。而戒之。雖命
不啻。而帝不悟也。其旨深矣。終綱目書大水。且上在
六十三。水入宮者一而已。水書夜者一而已。且上在
萬年宮。在陝西鳳翔府麟遊縣西。即隋之仁壽宮。夜
大雨。山水衝玄武門。衛士皆走。郎將薛仁貴曰。天子
有急。敢畏死乎。登門枕。扉者謂之門枕。猶言門楣。
大呼以警宮內。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漂溺三
千餘人。綱目六月。恆州。今直隸。大水。巨漂溺五千餘家。
致堂胡氏曰。謂治亂非天數邪。則周秦上世。漢
家陽九。隋蕭平仲。唐李淳風之言。不誣也。謂皆
天數邪。則高宗正厥事。周公代兄死。宣王側身
脩行。早不為災之應。不誣也。古先聖王所以不

如醫
者地
疾必
生

間耳時移
地改浸漫
忘之一且
忽見可欲
此心勃然
而生蓋其
不善之念
猶投種於
地有待而
發而終不
能改也備
有轉禍之
之亂遂為
狄人所破
唐有聚慮
之耻子孫
不罪
自古滄汗

不罪

自古滄汗

綱目十月。築長安外郭。此何重京都也。自雍州

今陝西。參軍薛景宣上言。漢惠帝城長安。尋晏駕。見

卷三。今復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寧等以景宣言涉不

順。請誅之。上曰。景宣雖狂妄。若得罪。恐絕言路。遂赦

恃天命。必盡人事。如醫者。療疾雖有死徵。而必
冀其生也。唐太宗有功。在入無一世。即亡之理
故。天於高宗。再三。譴告。庶其覺悟。惜乎高宗之
不察也。即位之歲。地震晉陽。武氏入宮。水入寢
殿。雖父之詔。子諄諄然。命之。木若。是切矣。高宗
既視之。漠然。大臣亦無以恐懼。脩省告其君者。
豈天固欲中微。唐室邪。何人。音陽九。凡也。漢書
謀之。忽不如天意之昭也。註音義曰。凡四千
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一元之中。有
九厄。陽厄五。陰厄四。陽為早。陰為水。

唐高宗

薛景內亂之事
未有不公
谷那律敗家者
又於是年
書以太宗
才人武氏
為昭儀則
高宗上蒸
父妾罪曉
然矣求免
禍亂之作
得乎

蕭鈞

之。○上嘗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
為則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必不漏。上悅。為去聲。之罷獵
○引駕盧文操盜左藏物。上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
諫曰。文操情實難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之。顧侍臣
曰。此真諫議也。○上嘗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
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殿下兵衛曰仗。唐制侍御親兵及殿
前兩司。號曰三衙。三衙番上。分為五仗。一日供奉仗。
二日親仗。三日勳仗。四日翊仗。五日散仗。呼仗皆帶刀。
捉仗列坐於東西廊下。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
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以長孫無忌三人為朝散大夫

載金

綱大稔。綱以長孫無忌三人為朝散大夫。目王

華陽范氏曰。以高宗之闇。而求言如此。由祖宗為之法也。詩曰。詒厥孫謀。太宗之謂矣。

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后寵雖衰。然上未
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
殺之。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啼
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
昭儀因泣數聲。上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
志。又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酣飲極
歡。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

無慮 長孫 專賜

無 不 知 辭 及 賜

情 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他語。上與昭儀皆不悅，而罷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華陽范氏曰：大臣欲以義正君，而無沒於利，則才足以為重矣。高宗欲利誘無忌，使之從已，無忌苟能辭官反賜，使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矣。不知出此卒致武后之怨，來奸臣之謀，高宗無足譏焉。惜乎無忌之不學也。

綱 乙卯六年夏五月，以韓瑗院為侍中，來濟為中書

令。綱 秋七月，貶柳奭為榮州今四川嘉州榮縣刺史。綱 初武

昭儀誣王后與其母為厭煙入聲，勝鎮也，禁不得入宮。

因并貶奭王后舅。綱 以李義府為中書侍郎，中書舍

人李義府為長孫無忌所惡，左遷壁州今四川保寧府通江縣

司馬。義府問計於中書舍人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

武昭儀，恐宰臣異議，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為福矣。

義府然之，叩問蛤表請，上悅，留之，超拜中書侍郎。於

是衛尉卿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皆

潛布腹心於昭儀矣。綱 八月，以裴行儉為西州見上卷十

三長史。綱 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以國家之

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

李義 府叩 請

貶褚遂良為潭州都督

褚遂良廢皇后

褚遂良立武昭儀

韓瑗立武氏疏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五

十一

聞之。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綱九月。貶褚遂良為潭州都督。目上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長孫無忌元舅司空李勣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諍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無忌等入。上曰。武昭儀有子。欲立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為陛下娶之。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上

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請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為何如。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老。西南夷。日獠。遂良。浙江。杭州人。故云。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見三卷七。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泣涕極諫。上不納。瑗又上疏曰。姐已傾殷。褒姒滅周。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陛下不用臣言。臣恐宗廟不血食。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五

唐高宗

十一

來濟 諫立 武氏

他日 李勣 入見

許敬 宗宣 言於 朝 韓後 為遂

衰了凡曰 李勣許敬 宗皆天策 府中人也 蒙眷最深 今不能佐 嗣君之興 而且斬神 堯之祚誠

矣。來濟上表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漢成以婢為后。漢成帝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名入宮。大幸。尋廢皇后許氏。立以為后。卒使社稷傾淪。惟陛下察之。上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為潭州長沙府都督。其後韓瑗上疏為遂

良訟 冤

所謂一言 喪邦者也 矧勣受托 孤之寄則 其罪尤浮 於敬宗矣

褚遂 良昧 於始 壯於 取之 義

唐室 中絕

良訟冤曰。遂良體國忘家。損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罪斥去。內外咸嗟。願鑒無辜。稍寬非罪。上不聽。

致堂胡氏曰。褚遂良忠矣。然昧於消息盈虛之理。姤壯勿取之義。毫釐不伐。至用斧柯。而無所及。茲人謀有未盡。不可歸之天數也。若當武氏長髮之時。率協羣公。上書皇后。沮止其事。深諫高宗。割制邪慾。勿干先帝之私。悉意竭忠。不遺餘力。其勢必可遏也。當其時而不治。及事既成。雖叩首出血。無益矣。註音息姤卦象辭。姤女壯。勿用取女。華陽范氏曰。高宗欲廢立。而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親賢遭禍。唐室中絕。皆勣之由其禍博矣。太宗以勣為忠。託以幼孤。而其大節如

皆劫之由

此書日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信矣

綱冬十月廢皇后王氏為庶人立昭儀武氏為皇后

法書凡廢立聯書所廢因所立也是故有陰氏而後郭氏廢細目皆聯書之著所因也然則武氏祇王后何以不書略之也曷為略之武氏至於滅唐則祇后不足言矣音註

見三一卷四百官朝后於肅儀門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間諫行也至其所

呼之王后泣對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得再見日月幸

甚上曰朕即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斷短去聲

手足投酒甕中曰令平聲二嫗於去聲骨醉數日而死又

實

太宗首惡

李義府笑甲有

李捕

丁南湖曰按李義府

斬之后數見王蕭為崇歲神禍也如死時狀故多在洛陽不敢歸長安

致堂胡氏曰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太宗作帝範以訓太子其事備矣然皆空言也高宗之所取法者太宗之所行爾武氏之立其以納巢刺王妃為法乎故唐世無正象之法由太宗首惡也

綱以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目義府容貌溫恭

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故時人謂義府笑

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猫

綱丙辰顯慶元年春正月以太子忠為梁王立代王

綱

唐高宗

十五

許敬 太子 忠 李安 仁獨 侯覽

為長孫無忌所惡 壁州司馬 遂以王建 德之謀建 策立武后 扣閣表請 上悅留之 累官參知 政事為右 相厥後以 弄權流火 論者但恨 不與戮之 耳

弘為皇太子。明發武氏既立則其子不但為諸王而遂反掌此所以不書廢太子而書以太子忠為梁王也。嗚呼高宗憫王后之幽閉一言而速其死今又不能子其子則亦寄生耳。弘武后所生也生四年矣初許敬宗奏曰在東宮者所出本微。見上今知國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恐非宗廟之福於是遂廢忠而立弘。忠既廢官屬無敢見者右庶子李安仁獨候見涕泣拜辭而去。綱二月贈武士護。見上司徒賜爵周國公。綱秋七月貶王義方為萊州。今山東萊州府司戶李義府侍寵用事洛州。今河南府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

母義方

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極法黜之將納為妾事覺義府逼正義自縊意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為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見九卷九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曰義府擅殺六品寺丞就云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對仗。見上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乃三叱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

帝始
隔日
視事

文。上以義方毀辱大臣，貶之。**綱**九月，括州今浙江處州府暴風海溢。

綱丁巳二年春三月，以褚遂良為桂州今廣西桂林府都督。

李義府兼中書令。**綱**夏五月，帝始隔日視事。**綱**秋八月，貶韓瑗來濟、褚遂良皆為遠州刺史。**法書**於是柳奭

也。至殺之，則不可不書矣。**目**許敬宗、李義府誣奏韓瑗來濟與褚

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欲為外援。

遂皆坐貶。瑗振州今廣東瓊州府濟台州今浙江台州府遂良愛

州今安南國清化府柳奭象州今廣西柳州府以許敬宗為

侍中。杜正倫為中書令。**綱**冬十月，以洛陽宮為東都。

綱以劉祥道為黃門侍郎，知選事。**法書**書知選事始此。

綱戊午三年冬十一月，貶杜正倫為橫州今廣西南寧府橫州

刺史。李義府為普州今四川潼川州安岳縣刺史。**目**李義府有

寵於上，諸子孩抱者並列清貫。**法書**皆列清要之官籍貫籍也。而義府

貪冒墨。冒亦貪也無厭，賣官鬻獄，其門如市。中書令杜正

倫每以先進自處，由是有隙。訟於上前，上兩責之。**綱**

鄂今湖廣武昌府公尉遲敬德卒。**綱**愛州刺史褚遂良卒。**法書**

書幸之也。其不與於四年七月之詔為大幸矣。

發明李義府以貪昌見黜胡不書以罪貶蓋寵而用之者高宗

唐高宗

卷四十五

唐高宗

削長亦例書賤何哉倫前

之私也杜正倫無罪亦例書賤何哉倫前

綱己未四年夏四月以于志寧同三品許圜語師參知政事。綱削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官封黔州安置。目武后以長孫無忌受重賜見上而不助已深怨之。以于志寧中立不言見上亦不悅。令許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人告太子洗馬見三四卷七韋季方罪。敬宗與侍中辛茂將鞠見上之。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謀反。上泣曰：我家不幸，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見同上，今元舅復然，將若之何？朕決不忍加刑於無忌。敬宗對曰：漢文帝漢之賢主也，其

改氏族志為姓錄

舅薄昭止坐殺人，帝使公卿哭而殺之。見十二卷後世不以為非。今無忌謀移社稷，其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為然，竟不引問，詔削無忌官封黔州。見上卷安置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成。于志寧亦其黨也。於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綱六月改氏族志為姓氏錄。目初太宗脩氏族志，升降去取，時稱允當。貞觀十一年正月頒氏族志，太宗命高士廉等刊定，專以今朝品秩為高下，以皇族為首，外戚次之。凡二百九十三姓，頒於天下。至是許敬宗等

勳格

初令皇后

以其書不敘武氏本望。奏請改之。以后族為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準。於是士卒以軍功至位五品者。豫士流。時人謂之勳格。**綱**秋七月。殺長孫無忌。柳奭。韓瑗。**目**七月。詔御史追柳奭。韓瑗。柳鎖。詣京師。敬宗又遣袁公瑜詣黔州。再鞠長孫無忌。逼令自殺。詔斬瑗。瑗已死。發驗而還。**綱**貶高履行為求州今湖廣未州府刺史。于志寧為榮州見上刺史。

綱庚申五年。夏四月。作合璧宮。秋七月。廢梁王忠為庶人。徙黔州**綱**冬十月初。令皇后決百司奏事。曹皇后

決事司奏

王勃 戲為 王雞 文

王勃作滕王閣序都督曰天才也張說嘗

決事。綱目一。百上初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書而已矣。**目**上初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見二二六卷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綱辛酉。龍朔元年。夏四月。遣兵部尚書任雅相等征

高麗。**綱**六月。徙潞今山西潞安府王賢為沛今江南徐州王。**目**沛

王賢聞王勃善屬文。召為脩撰。時諸王鬪雞。勃戲

為檄。周王雞文。上見之。怒曰。此乃交構之漸。斥勃

出沛府。**綱**鐵勒即救勒。見上卷二九犯邊。詔武衛將軍鄭仁泰

等將兵討之。

唐高宗

評其文曰
勃文章宏
放非常人
所及

薛仁貴三箭
天山

來濟
死節

綱壬戌二年春三月鄭仁泰等敗鐵勒於天山。目鐵

勒九姓聞鄭仁泰至合衆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

數十人挑戰見九卷二五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

皆下馬請降仁貴悉阬之度磧北見四二擊其餘

衆獲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之曰將軍三箭

定天山見十四卷壯士長歌入漢關即玉門關在陝

衛思結多濫葛見同等部落先保天山聞之皆降。綱

冬十月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死之。目西突厥寇

庭州即高昌地高昌刺史來濟將兵拒之謂其衆曰

吾久當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當以身報國遂不釋
甲冑赴敵而死。

致堂胡氏曰褚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定策之
功受遺之寄日螻蟻餘命乞陛下哀憐君子悲
之而亦嫌其氣衰而志挫也來濟赴敵而死可
謂善處死矣人孰不死處之為難使無忌而知
此則能處爭武氏矣遂良
而知此則能待盡無言矣

綱癸亥三年春正月以李義府為右相夏四月除名

流嶺州見四二目義府兼知選事恃勢賣官怨讟讀

也。盈路上從容戒之義府勃然變色曰誰告陛下

緩步而去上不悅義府又與術者微服出城候望氣

來濟
可謂
善處
死

唐高宗

色。或告義府陰有異圖。鞠之有實。詔除名流鶴州。朝野稱慶。綱蓬萊宮即大明宮見四三卷二七。成門曰丹鳳殿。曰舍元。移仗見上居之。命故宮曰西內。新宮曰東內。亦曰大明宮云。

綱甲子。麟德元年。秋七月。詔以三年正月封禪。見八卷五

綱冬十二月。殺同三品上官儀。劉祥道。罷梁王忠。賜

死。哀哉。上官儀之死也。彼昏不知。烏可與之有言哉。京房諄諄開悟元帝。言非不明。聽非不諭。然

胡致堂曰。高宗嘗備肆恣。棄太宗之法。如掃地。然於孝。然而於孝。協之賊。確守畫一如。

未去。身已不保。昏懦之君。大抵若此。綱置京房。目書殺書官。蓋亦哀之而已。夫豈樂予之哉。見十卷。初武后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羣議而

此何哉。且必以治庶人者。治皇族。而其言及於太子。他日東宮。連見廢殺。則畫一不。撤之教也。

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動為所制。不勝其忿。會官者王伏勝。發其使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為厭煙聲。禱事。上密召上官儀。議之。儀因言后專恣。請廢之。上即命草詔。左右奔告於后。后遽詣上。自訴。上羞縮。不忍。乃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與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儀下獄。及伏勝皆死。賜忠死於流所。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朝。士流貶者甚衆。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

歸中宮。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綱乙丑。二年冬十月。車駕發東都。十二月。至泰山。見

卷五。目上發東都也。洛陽至濮陽。今山東東昌府濮州。左相竇德玄

騎從。上問濮陽謂之帝丘。見二卷。何也。德玄不能對。

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丘。

上稱善。敬宗退。謂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德玄曰。人

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强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

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張公藝。東

兗州府壽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上幸其

張公藝九世同居

張公藝字百餘以進

張公藝字百餘以進

子贈

宅間所以能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以縑兼。并帛。

致堂胡氏曰。新城三老。啓漢高以君臣之大義。壺關三老。悟孝武以父子之至情。湖三老。猶能辨王尊被劾之非。辜正朝廷刑罰之失。當皆因事有補不荷然也。高宗非不能忍之。患乃過於忍之。失公藝又以忍勸之。其樸茂有餘而智術短矣。為公藝者宜曰。臣家所以同居之久。由家事長專治。權在男子。婦人不預外音。新城三老見事也。如此萬一其有警焉耳矣。註九卷十一壺關三老見十四卷二六。湖三老見十七卷二六。

綱丙寅。乾封元年春正月。封泰山禪社首。壇名在

西南五里。綱車駕還過曲阜。今兗州府祠孔子。目贈

亭禪山上。綱車駕還過曲阜。今兗州府祠孔子。目贈

太師 尊老 君為 太上 玄元 皇帝

必以嚴濟 忽故能同 居九世苟 如高宗之 忍幾何其 不敗且以 哉

乾封 飛寶 錢

太師祭以少牢。羊曰綱至亳州。尊老君為太上玄元皇帝。自至亳州。今江南鳳陽府亳州。生之地。後人為廟。上尊號。唐祖老子見書上書過曲阜祠孔子庶足三公之官。則是臣之也。禮安在哉。況下書尊老君為太上玄元皇帝。其輕重不倫。若此。故綱目於贈太師則削而不書。蓋為先聖諱之爾。事有若美而實不美者。此類是也。雖然。吾先聖豈以是為輕重哉。李義府卒。自義府之貶。朝士日憂其復入。至是衆心乃安。綱夏四月。車駕還京師。五月。鑄乾封泉寶。錢錢一綱秋七月。以劉仁軌為右相。初。仁軌為給事中。按畢正義事。見上李義府怨之。出為青州。今山東青

劉仁 軌不 念曠 昔之 矯枉

州刺史。會討百濟。見上卷仁軌當浮海。運糧遭風失船。命監察御史袁異式往鞠之。義府謂曰。君能辦事。勿憂無官。異式至。謂仁軌曰。君宜早自為計。仁軌曰。仁軌當官。失職。國有常刑。公以法斃之。無所逃命。若使遠自引決。以快讎人。竊所未甘。乃具獄以聞。上命除名。以白衣從軍。自效。及為大司憲。異式懼不自安。仁軌瀝觴告之曰。仁軌若念曠昔。禮弓曠昔之夜。注昨夜之事。有如此。觴既知政事。薦為司元大夫。監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綱九月。劉

綱

唐高宗

二二

過正

高宗 不使 劉齊 賢捕 嗜欲昏蔽

彗星 既知齊賢 明耳高宗 能推廣其 蔽者重不 何美崇 質也

胡致堂曰：人主雖有嗜欲昏蔽，其本心之明亦不可也。特所蔽者重，不能推廣其明耳。高宗能推廣其蔽者重，不能推廣其明耳。高宗能推廣其蔽者重，不能推廣其明耳。

祥道卒。日子齊賢嗣。齊賢為人方正。上甚重之。為晉

州今山西平陽府司馬。將軍史興宗從獵苑中。因言晉州產

佳鵠。請使齊賢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鵠者邪？綱冬。

十二月。以李勣為遼東見四一大總管。伐高麗。

綱丁卯二年春正月。耕藉田。見二十一書高宗耕藉不

所執。豈宜如此之麗。命易之。既而耕之。九推乃止。

綱戊辰。總章元年。夏四月。彗星見于五車。天官書五

舍也。主天子五兵。綱彗星見五卷見上。避正殿。減

膳。徹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北。高麗

將滅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謫見於天。豈可歸罪小

夷。且高麗之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許彗尋滅。綱秋

七月。李勣拔平壤。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綱薛仁貴

破高麗於金山。在遼東三萬衛西北三百五十里。遼河北岸。綿亘三百餘里。乘勝

將攻扶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必多。

顧用之何如耳。遂為前鋒。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遂

拔扶餘城。侍御史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諸將

孰賢。言忠對曰：薛仁貴身冠貫三軍。龐同善持軍嚴

肅。言忠對曰：薛仁貴身冠貫三軍。龐同善持軍嚴

肅。言忠對曰：薛仁貴身冠貫三軍。龐同善持軍嚴

肅。言忠對曰：薛仁貴身冠貫三軍。龐同善持軍嚴

李勣 平高麗

忠論

猷善善不用郭公道爾

唐高宗

征遼

東都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五

二四

整高侃忠果有謀契苾何力見上沉毅能斷然夙夜
 小心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勣等進攻大行城拔
 之諸軍皆會進至鴨綠柵在遼東都司城東五百里破
 之圍平壤高麗都在鴨綠江東月餘高麗王藏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
 綱冬十二月置安東都護府分高麗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餘戶為九
 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
 之擢其酋帥有功者為都督刺史縣令與華人參理
 以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綱京師山東江淮旱饑法書
 總兵二萬人以鎮撫之綱京師山東江淮旱饑法書
 自書大稔而封禪之事起於是書京師山東江淮旱饑法書
 饑書關中旱饑書河南北旱饑書關中旱饑書關中旱饑法書
 矣書

盧承慶

范華陽曰
 高宗溺於
 所愛不顧
 禮義雖元
 舅顧命之
 臣以先帝

綱己巳二年春二月以盧承慶為司刑太常伯改尚書名
 為太常伯後復舊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
 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
 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
 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時渭
 南今陝西西安尉劉延祐弱冠貫曲禮二政事為
 畿縣畿內最課居李勣謂曰足下春秋甫邇遽擅大
 名宜稍自貶抑無為獨出人右也綱秋九月大風海
 溢漂六千綱冬十一月李勣卒法書勣功臣也衛公鄂
 餘家綱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五 唐高宗

二五

季勣
可為
將而
不可
為相

遺言爭之
確乎其不
可入也涼
州之不行
得非武后
之意乎何
其從諫之
易也且不
將而從其
大而行亦
不免於細
而謹於細
行亦不免
陷於大惡
也

書何削之也唐祚幾
絕勣之力也故削之
而上嘗謂侍臣曰朕虛心求諫
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為盡善羣臣無
得而諫

華陽范氏曰甚矣李勣之佞也陷君於惡又諂
以悅之其罪大矣勣本羣盜無識可為將而不
可為相以輔少主居
伊周之地非其任矣

目勣寢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立門戶
遭不肖子蕩覆福無餘吾此諸子今以付汝謹察視
之其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皆先搥職瓜反殺然
後以聞

季勣
不能
省已

華陽范氏曰房杜事君以忠其子孫不肖覆宗
絕嗣出於不幸非其積不善也李勣一言喪邦
罪不容誅得死牖下幸矣乃以房杜為戒可謂
不能省已者矣父子不責善骨肉之親無絕也
而使殺之何異於夷
貊豈所以為訓乎

作粥
發

目勣為將有謀善斷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於下所
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臨事選
將必嘗咨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勣曰薄
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閨門雍睦而嚴其姊子嘗病
勣親為去聲作粥風回葵屑其鬢髮姊曰僕妾幸多何
自苦如是勣曰非然也顧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為姊

唐高宗
二六

定錄注

蘇東坡曰李勣李靖可謂功臣終始為唐之元勳也然其所為止韓彭衛霍之流爾

煮粥其可得乎常謂人我年十二三時為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慚則殺之十七八為佳賊臨陳陣乃殺人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死卒諡貞武孫敬業嗣綱定銓注法發以言書判取取人而求其體貌豐偉焉如是則體若不勝衣之趙交子容貌若婦人女子之張良不在所取矣烏在其為良法哉書之自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司刑少常伯改侍郎名為少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禕衣設長名姓歷榜同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為末制無能革之者大略唐之選法取人

身言書判

劉曉論選法

疆場之事夷狄內侮能以少擊眾使敵人望而畏之此固任之有餘矣若社稷之寄存亾之幾此兩人者蓋惜不知焉太宗欲伐高麗請已老矣而自請將兵以堅太宗驍武之志幾成不戰

以身言書判唐選偉志唐制擇人之法有四一日身法適美四日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衡也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眾告之然後類以為甲各給以符謂之告身有劉曉者上疏論之曰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人者眾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魏文帝曹丕欲殺弟植合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五

二十六

自焚之禍 高宗立武 后勅以陞 下家事無 問外人武 后之禍戮 及祿祿唐 室不絕如 綫則二人 者為腹心 之病大矣

七步作詩則已植應聲曰煮豆然豆其豆在金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丕乃釋之其音其豆榦 未足化人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雷奔 四方風動矣

綱庚午咸亨元年秋八月關中旱饑 閏月皇后以

旱請避位不許君治陽后治陰理也天以旱告此 且其久位中間避將何之直書於冊不惟見武 氏愚弄其夫之罪亦以見昏君甘受其侮之惡

綱壬申三年秋八月許敬宗卒 綱冬十一月以邢文

偉為右史王及善為左千牛衛將軍曰太子弘罕接 宮臣典膳丞邢文偉輒減所供膳上書諫太子納之

擲倒 自有 伶官

天皇 天后

上聞之曰直士也擢為右史太子因宴集命宮臣擲

倒擲掉倒仆也 猶言相撲次至右奉裕率帥。東 官官名王及善及善

曰擲倒自有伶官樂官也黃帝時樂師伶倫世掌樂 官而善焉故後世號樂官為伶官

臣若奉命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謝之上聞之

賜及善織兼。并 絲絹也百匹尋遷左千牛衛千牛東官官 名有左右驍

衛將軍

綱用戊上元元年春三月以武承嗣為周國公皇后 異母

兄元爽綱秋八月帝稱天后綱九月追復

長孫無忌官爵曰以無忌曾孫襲爵趙公聽陪葬

唐高宗 二八

大酺

東西朋

角勝

推梨讓棗

天后祀先

昭陵見上。綱大酺見十二。目大酺。上御翔鸞閣觀之。

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

角勝漢書角抵謂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以爭勝。為樂。郝處俊諫曰：

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東漢孔融四歲時與諸兄

食梨棗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

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更迭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據。驚

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

綱乙亥二年春三月，天后祀先蠶。目天后祀先蠶。見

卷十於邙山在河南河南府城北之陽，百官及朝集使見上皆

郝處俊使天

北門學士

胡致堂曰：太子弘幼

陪位。時上苦風眩，議使天后攝政。郝處俊諫曰：天子

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

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陛下奈何以高祖太

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

義琰鹽上聲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上乃止。天

后多引文學之士，元萬頃、劉禕、衣之等使之撰列女

傳，臣軌首條新戒，樂書凡千餘卷。時密令平聲參決表

奏，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綱夏四月大

子弘薨，諡孝敬皇帝。立雍王賢為太子。目太子弘仁

有美質其過失惟命

宮臣擲劍

一節而已

嘗受春秋

至商臣事

廢書而歎

曰經籍聖

人垂訓而

書此何邪

郭瑜對曰

春秋義存

褒貶故商

臣千載而

惡名不滅

弘曰非誰

口不可道

固亦耳不

孝謙謹。上甚愛之。中外屬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

請數逆。逆也。旨天后怒。太子薨。時人以為天后酖

卷一十一之也。詔追諡為孝敬皇帝。

華陽范氏曰。皇帝者。有天下之號。非所以為贈也。父沒而後子立。今父在而追尊其子。豈禮也哉。蓋武后謀篡國。酖太子而加之。注音李泌見五尊名以掩其迹。李泌之言信矣。注音一卷十。

綱秋八月。以戴至德劉仁軌為左右僕射。夜張文瓘

貴為侍中。郝處俊為中書令。李敬玄同三品。目劉仁

軌戴至德更耕日受牒疊訴訟辭。仁軌常以美言許

之。至德必據理難去詰乞。未嘗與奪。實有冤結者。密

忍聞願受

他經瑤請

讀禮從之

弘方幼學

而心志如

此豈非賢

乎其死也

非有他故

特以奏請

嗚呼

為人臣子

而不知春

秋之義者

射

不

以

仁

為

御

為。去聲。奏辨。由是時譽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

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盜取。上聞之。深重之。有老

嫗於去聲。嫗婦老稱。欲詣仁軌。陳牒誤詣至德。至德覽之。未

終。嫗曰。本謂是解曉也。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邪。歸

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文瓘時兼大理

卿。囚聞改官。皆慟哭。文瓘性嚴正。諸奏議多所糾駁。

上甚委之。綱吐蕃見四三寇然去鄯州。今陝西行都

綱丙子。儀鳳元年。秋九月。以狄仁傑為侍御史。目將

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斫也。刀昭陵見上柏

綱

綱

綱

綱

狄仁傑

非所預也。君父備嘗。母后專志。尤當遵養。狄仁傑時晦以絕。傑諫疑忌之萌。而輕用其。智不自韜。默此春秋。所禁也使。郭瑜知此。教弘以為。太子之道。豈至於一。言違忤而。見醜哉。

當除名。上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為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怒。命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為難。臣以為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夫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見十一卷二十七今以一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也。上怒解。遂貸之。仍擢仁傑為侍御史。初仁傑為并州今山西太原府法曹。同僚鄭崇

狄仁傑代鄭崇

質當使絕域。絕遠之國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蘭。各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綱丁丑二年春正月耕藉田。見上綱夏四月河南北

旱。秋八月徙周王顯為英王。更名綱命劉仁軌鎮

洮都。今陝西河州衛軍

綱戊寅三年春正月百官四夷朝天。后于光順門。法書

君在而后朝百官四夷不待貶而義見矣。綱目不書。天后朝百官四夷書曰。百官四夷朝天。后罪詔者也。

百官朝

唐高宗

武氏奸殺之氣先至

元旦百官朝后始此。綱以李敬玄為洮河道大總管。目劉仁軌有奏請多為李敬玄所抑。由是怨之。知敬玄非將帥才。薦之使守西邊。敬玄固辭。上曰。仁軌須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辭。乃以敬玄代仁軌。大發兵討吐蕃。綱夏五月幸九成宮。初更名萬年宮。今仍舊。見上九。目山中雨寒。從兵有凍死者。

致堂胡氏曰。高宗可謂舒遲解緩之君。在咎徵宜得常煥。今乃盛夏而寒。此武氏奸殺之氣先至者也。惟見微者知音解音蟹之。而人君下悟也。註音亦緩也。

綱秋九月還京師。綱李敬玄與吐蕃戰。敗績。目李敬

吐蕃宣德師

玄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吐蕃俗不言姓其王俗皆稱論官俗皆稱尚欽陵名也戰於青海即西海在陝西行都司西寧衛城西三百餘里之上。副總管劉審禮深入。敗沒。敬玄按兵不救。狼狽見三三卷九還走。收餘衆還鄯州。上見敬玄之西征也。監察御史婁師德應猛士詔從軍。及敗。救師德。收集散亡軍。乃復振。因命使於吐蕃。吐蕃將論贊婆迎之。師德宣導上意。諭以禍福。贊婆甚悅。為去之數年。不犯邊。上以吐蕃為憂。悉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或欲嚴備。俟公私富實而討之。或欲亟發兵擊之。議竟不決。太學生魏

元忠上封事密奏阜襄封版故日封事曰。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為先。而不知方略。故陸機著論辯亡。無救河梁之敗。吳陸抗于機深慨孫皓之亡著辯亡論二篇後仕於晉成都王穎以機為河北大都督討長沙王又列軍至河橋戰於鹿苑機軍大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鄆陵之師。左傳成公十六年晉楚遇於鄆陵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臣如此何憂於戰及戰楚師敗績註躡聚也一發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達七札言其能陷堅也。之兵無疆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略為本。勇力為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見十二卷七之任。古之名將。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為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勳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自蘇定方征遼東龍朔元年任雅相等征高麗蘇定方破高麗兵於泚江高麗大潰。泚音派李勣破平壤見上賞絕不行。大非川之敗咸亨元年薛仁貴郭待封擊吐蕃屯大非川吐蕃就擊之唐兵大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即重誅也。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請開蓄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

按昔漢高刑自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擊之後雖諸呂為亂群臣左祖立討之太宗雖竭力於創業不能遺子孫之策徒潤色太平妄好虛名耳可謂汲汲小事而遺大事者矣但憾諸公

庸人。豈足當閫外見十二卷七之任。古之名將。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為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勳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自蘇定方征遼東龍朔元年任雅相等征高麗蘇定方破高麗兵於泚江高麗大潰。泚音派李勣破平壤見上賞絕不行。大非川之敗咸亨元年薛仁貴郭待封擊吐蕃屯大非川吐蕃就擊之唐兵大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即重誅也。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請開蓄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

大臣束手
受制不盡
人臣之職
余觀武后
之優於呂
后而知太
宗之劣於
漢高矣

軍大舉增價市之。則皆為官有矣。上善其言。召見。命
直中書省。仗二十。內供奉。三一。見上卷

冠註網鑑易知錄評林卷四五

